

How to Read Joyce

西蒙·克里奇利主编

乔伊斯导读



用天才 向极峰探险

DEREK ATTRIDGE

[英] 德里克·阿特里奇 著 马霖 译

中信出版集团

H o w t o
R e a d
J o y c e

乔
伊
斯
导
读

用 天 才 向 极 峰 探 险

DEREK ATTRIDGE

[英] 德里克·阿特里奇 著 马霖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用天才向极峰探险：乔伊斯导读 / (英) 德里克·阿特里奇著；马霖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2
书名原文：How to read Joyce
ISBN 978-7-5086-7209-0

I. ①用… II. ①德… ②马… III. ①乔伊斯 (Joyce, James 1882—1941) —小说研究 IV. ①I56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9688 号

How to Read Joyce by Derek Attridge

Series Editor: Simon Critchley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Granta Publishing, copyright © Derek Attridge, 2007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用天才向极峰探险：乔伊斯导读

著 者：[英]德里克·阿特里奇

译 者：马霖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6.25 字 数：99 千字

版 次：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4-4201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7209-0

定 价：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大师阅读课”丛书基于一个很简单也很新颖的想法。大多数读者刚接触到伟大的思想家或作家时，所参考的入门书要么是粗略介绍人物生平，要么是浓缩了他们主要作品的摘要，或是两者皆有。相比之下，“大师阅读课”丛书则是让读者在学者向导的陪同下直接面对作品本身。其出发点在于，要想近距离地看清一位作家，你必须近距离地研读这位作家实际使用的词句，也必须弄清怎样读这些词句。

本丛书中的每一本都是一堂大师阅读课。每位作者从某作家的作品中摘录十段左右的短小片段，并加以详细讨论，由此揭示作家的中心思想，进而敞开通往整个思想世界的大

门。这些引文有时是按时间顺序排列，好让读者把握思想家在各个时间的发展阶段，有时则不是。本丛书决不仅仅是汇编了该思想家最著名的“最热精选”文段，而是把一系列线索和钥匙交到读者手上，由读者继续下去，自己去发现。除了文本和解读以外，每本书都给出了简短的人物年表，以及延伸阅读建议、网络资源等等。“大师阅读课”丛书不敢说能告诉你关于弗洛伊德、尼采、达尔文、莎士比亚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但绝对能带给你进一步探索的最佳切入点。

“大师阅读课”丛书所提供的，并非塑造我们智力、文化、宗教、政治和科学景观之思想的二手版本，而是与这些思想交会的第一手新鲜信息。我们热切期盼，这套书会逐步带给你知识、兴趣、勇气乃至喜悦。

西蒙·克里奇利

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

乔伊斯的作品版本繁多，希望本书对各版本的甄别可助读者更好地挑选乔伊斯的作品。

《都柏林人》(*Dubliners*)：本书中有关《都柏林人》的注释，参照的是由纽约兰登书屋出版、汉斯·沃特·加布勒(Hans Walter Gabler)编辑的经典平装版(1993)的文本。因各版本的文本并无显著差异，所以读者无须担心某个版本会有什么严重的文字纰漏。

《青年艺术家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由纽约兰登书屋出版、汉斯·沃特·加布勒编辑的经典平装版(1993)严谨缜密，本书采用它作为加注文本。2006年由

约翰·保尔·里克尔梅 (John Paul Riquelme) 编辑的诺顿评述版引用的也是该版本的文本。

《尤利西斯》(*Ulysses*) : 初版中的诸多错误曾引发时人对如何修改该文本的激烈讨论。但研究乔伊斯的学者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 1984 年首次出版的左页带有乔伊斯修订手记的版本, 即由汉斯·沃特·加布勒编辑的一版, 是所有版本中的最佳版本。美国 Vintage 出版社 (1986)、英国鲍利海出版社 (1993) 出版了该版本的平装版。本书对《尤利西斯》的相关注释也参照这一版本。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起, 关于乔伊斯及其作品的大多数核心研究, 参考的都是该版本。至今, 更早的版本在市面上仍可觅得, 这些版本的文字或许更通俗, 但错误也更多。比如英国鲍利海出版社的 1960 年版和兰登书屋 1961 年版, 这两个版本都再版多次。企鹅出版社 1968 年版中的错误也不比之前几个版本中的少。

《芬尼根的守灵夜》(*Finnegans Wake*) : 这本书的内文从未经过二次编辑, 所有版本的内文基本一致。请选择一个大开本的版本, 这样方便做注释。推荐企鹅出版社的两个版本: 谢默斯·迪恩 (Seamus Deane) 的英国版 (1992) 及约翰·毕夏普 (John Bishop) 的美国版 (1999)。

据安德森讲，当玛格丽特·安德森（Margaret Anderson）和简·希普（Jane Heap）开始在《小评论》（*The Little Review*）上连载乔伊斯未出版的小说《尤利西斯》时，她们收到了成百上千封抱怨信。以下这封信的内容颇具代表性：

我认为这是所有玷污了印刷品的文字中最该死、最肮脏的，简直是一派胡言……这种该被诅咒的、地狱般的秽语来自滋生污浊的人心，并且在污水中繁殖。我无法用言语形容我对此书的厌恶，哪怕是模糊地形容也做不到；我憎恶的不是偶尔渗出的污泥，而是他们的思想

已腐烂到竟敢一遍又一遍地用腐臭的淤泥和污水来污染这个世界。¹

1922年，巴黎的一家小书店出版了《尤利西斯》——当时没有任何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该书，它的上市引发了与上述评论类似的反应。当大家评论《尤利西斯》，尤其是谈到小说的最后一章时，时常用“阴沟”这个词汇。在最后一章里，乔伊斯的女主角摩莉·布卢姆（Molly Bloom）毫无顾忌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一个评论家如此描述这一章：“整个就是一锅大杂烩，紧张混乱，缺乏逻辑，晦涩难懂，这种文字一直持续到文末，最后就像决堤的阴沟淹没整座城市，带来充满病毒的污秽瘴气。”² 这些人有理由抱怨。乔伊斯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有原型，就是当时切切实实生活在都柏林的人，一读就知道说的是谁，比如乔伊斯的旧友奥利弗·圣约翰·戈加蒂（Oliver St. John Gogarty）[戈加蒂发现乔伊斯把他写成了小说里的丑角儿玛拉基·穆利根（Malachi Mulligan）]。戈加蒂愤怒地抱怨道：“亏得我年轻的时候还跟那个该死的乔伊斯是朋友，他写了一本你在都柏林所有厕所的墙上都能读到的书。”³

《尤利西斯》的出版引起了时人激烈的反应。事实上，颇有趣味的是，人们对这本“淫秽之书”的愤怒是表面上的。引起人们愤怒的其实是另一个看似不相关的原因：《尤利西斯》的阅读难度。乔伊斯自创了一种叙事风格，在这种风格下，思想时断时续，在各章间从一种形式演变为另一种形式，某一节的风格被塑造成一系列模仿小品文，另一节则可能是一部无法演出的戏剧，下一节又变成了奇异的问答（这里只列举了乔伊斯的几种创新手法）。为什么这么多人认为乔伊斯在传统小说形式上进行的语言和结构试验是一种冒犯，而非独具匠心？

问题的答案与人们的期望相关。就像 1922 年的读者并未料到会在出版物，包括任何受人尊敬的出版物上读到某种文字和人物体验一样，他们也从未预料到，原来虚构的事件和人物会以一种具有生命的语言表现出来，而非仅仅充任描写和叙述的工具（就算这部大开本的小说厚达 700 页也于事无补）。谢恩·莱斯利（Shane Leslie）就《尤利西斯》的出版发表了评论，而她不是唯一相信这部大部头的问世只是为愚弄全世界读者的人。⁴ 17 年以后，当乔伊斯出版了更加挑战小说和英语语言传统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后，人们对该

书难度的强烈抗议远高于对作品中描写性的禁忌词语的讶异。当《芬尼根的守灵夜》的部分内容——这一部分以《进行中的作品》(*Work in Progress*) 为名提前发表之后,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 写信给乔伊斯: “你与普罗大众背道而驰, 你忽视他们的基本诉求以及他们有限的时间和智慧。你费心写就, 但结果是什么? 是无尽的难解谜题。”⁵

但是乔伊斯也拥有许多坚定而有力的维护者, 是他们使乔伊斯最终登顶文学巅峰: 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T. S. Eliot) 写过一篇极具影响力的评论, 称赞《尤利西斯》具有“如科学发现般的重要性”;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不知疲倦地推广此书; 威廉·巴特勒·叶芝(W. B. Yeats) 写道, 在《尤利西斯》中, 乔伊斯“凭借其叙事强度, 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小说家”(尽管乔伊斯之后坦言自己没能使这本书尽善尽美)。乔伊斯本人也不遗余力地制造机会让世人接受自己的作品。他帮助朋友斯图尔特·吉尔伯特(Stuart Gilbert) 完成并出版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James Joyce's 'Ulysses'*) (1930), 这本书成了研究乔伊斯现代史诗中的“荷马风格”的奠基之作。《尤利西斯》当时被多国列为禁书, 因而这部研究作品也给那些无缘得见《尤

利西斯》的读者一个了解其部分内容的机会。乔伊斯建议另一位朋友弗兰克·巴德根（Frank Budgen）以他们在苏黎世进行的多次谈话为基础，写一本关于《尤利西斯》的书，1934年出版的《詹姆斯·乔伊斯和〈尤利西斯〉的创作》（*James Joyce and the Making of 'Ulysses'*）由此诞生。乔伊斯对自己的传记作品也产生了兴趣，他发起了对自己生平的研究，赫伯特·戈尔曼（Herbert Gorman）的《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就出版于1939年。同样，为了给《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出版铺平道路，他策划了一系列围绕该书的话题文章，并集结成书——*Our Exagmination round His Factification for Incamination of Work in Progress*。这本书包括12篇文章，于1929年面世，比《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出版早了足足10年。在这12篇文章中，历经时间的考验流传至今的一篇出自乔伊斯的一位仰慕者——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

虽然乔伊斯从未去过美国，可最初让乔伊斯名声大噪的是美国学术圈。知名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是乔伊斯作品的忠实支持者，曾就《尤利西斯》（1929）和《芬尼根的守灵夜》（1939，《芬尼根的守灵夜》出版当年）写过许多重要文章。乔伊斯向新方向出版社推

荐了研究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年轻学者哈里·莱文 (Harry Levin), 希望出版社邀请莱文就自己的所有作品写一本书——《詹姆斯·乔伊斯》(1941)。莱文不负众望, 他的书至今仍是解读乔伊斯及其作品的佳作。约瑟夫·坎贝尔 (Joseph Campbell) 和亨利·莫顿·罗宾逊 (Henry Morton Robinson) 于 1944 年写了《万能钥匙》(*Skeleton Key*), 这本书能够带领《芬尼根的守灵夜》的潜在读者领略这部作品错综复杂的结构和情节。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 许多美国学者都就乔伊斯及其作品发表过评论, 包括理查德·M. 卡因 (Richard M. Kain)、休·肯纳 (Hugh Kenner)。理查德·艾尔曼 (Richard Ellmann) 1959 年出版的关于乔伊斯的传记颇具可读性, 可以说这本书巩固了乔伊斯作为 20 世纪最重要作家的地位。随着形式主义批评流行于北美的大学学术圈, 教授们开始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乔伊斯式精雕细琢的语言技巧, 对乔伊斯语言形式的深入分析鉴赏成为可能, 而乔伊斯写作风格赏析也成为美国初高中及大学的主要课程之一。

乔伊斯于 1941 年逝世后的那几年, 抵制乔伊斯的声音在北美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不绝于耳。20 世纪中期英国最具影响力的评论家 F. R. 利维斯 (F. R. Leavis) 宣告《尤利西斯》已

寿终正寝，并声称他没有时间留给《芬尼根的守灵夜》。而在英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乔伊斯遭受到的唾弃与获得的欣赏旗鼓相当。乔伊斯的侄子、在都柏林长大的肯·莫纳汉（Ken Monaghan）说，家人曾建议他不要承认自己与这位令人不齿的作家有任何关系。爱尔兰作家弗兰·奥布莱恩（Flann O'Brien）和贝克特则十分推崇乔伊斯的文学成就，不过贝克特长期定居于爱尔兰之外。

尽管存在否定的声音，但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乔伊斯作为 20 世纪最有分量的文学巨匠之一的地位已经基本稳固下来。乔伊斯和同时代的作家被称为现代主义文学家，包括活跃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作家，如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托马斯·曼（Thomas Mann）、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和路易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等。当然，同时期的许多画家、雕塑家、作曲家、戏剧和电影导演，以及其他许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也是那场席卷全世界的现代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乔伊斯曾在欧洲多国定居，能

够熟练运用多种语言写作，这些都奠定了他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家的地位。尤其是《尤利西斯》，这部作品成了高度现代主义的标本：对大师级文学技巧的极致追求，对 20 世纪早期人类生命体验的全方位捕捉，以及接受只被极少数人认可的风险。

因为乔伊斯的作品在欧洲广为人知，他在这片大陆上一直保持着极高的名气。而对乔伊斯风格的欣赏则发轫于 20 世纪 70 年代及 80 年代的法国。乔伊斯的作品在许多思想家的知识判断形成过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埃莱娜·西克苏（Hélène Cixous）。在这之后，偏重历史考证的研究趋势，以及对后殖民时代写作的普遍性关注，引发了 20 世纪末另一波对乔伊斯及其作品的研究。在这一批研究者中，爱尔兰学者占据了主流。到这时，“乔伊斯产业”（the Joyce Industry）已经是个频频出现的词语了，而这个词语也确实道出了不少现实情况。乔伊斯的作品长销又热销，他是媒体的宠儿，国际詹姆斯·乔伊斯基金会、两年一度的国际会议（以及无数小型会议）、电影、期刊，以及数量不断增加的名目繁多的作品都验证了乔伊斯的

火热程度，而这股乔伊斯热在 21 世纪的今天也未见降温。

今天人们对什么样的内容能够或者应该付梓的预判与 1922 年时截然不同。今天，对性和身体功能直言不讳的描述再也不会震惊到读者。但是，《尤利西斯》至今仍被视为一本阅读挑战性极高的小说，一本为学术界以及狂热爱好者而写的书，一本需要付出辛劳去阅读却无法带给读者很多娱乐享受的书。至于《芬尼根的守灵夜》，即使是学术界和狂热爱好者们也倾向于不得不与普通读者持相同的意见：也许这本书中可能隐藏着愉悦享受，但是通过阅读它而找到这些愉悦感，这一要求实在太高了。然而，《尤利西斯》的早期读者无意中将这本书对性和身体的忠实描写与其阅读难度合一而思，从而混淆了引起刺激感和困惑感的不同源头。乔伊斯希望将其书中角色的精神过程完全展露，这是史无前例的，也需要挑战正统的写作技巧。乔伊斯的目的是通过模仿去嘲弄前人，取笑小说传统，公正地对待梦中以及幻想中的精神意识过程。乔伊斯大胆走上了与所谓正统写作背离的一条道路，这一点尤其值得敬佩。

乔伊斯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上投入了他人生的后 30 年。这两部作品固然难以理解，但我们无法忽

视的是它们在不断拓展小说表达边界上的成就——这两部作品尽情探索了迄今为止任何一部小说都未曾涉足的人类体验和文化历史。乔伊斯大胆冒险，他要求读者跟随他一起去尝试语言的可能性，以捕捉人的每日体验而言，他的尝试比其他任何一位作家都要大胆。同时，乔伊斯也以戏谑的方式不断挑战老祖宗的文学遗产。这项冒险几近失败，因为它与生产和分销书籍产品的经济团体、协会组织理念相左，也有悖于当时市场、教堂、国家以及读者们的偏好和习惯。但是继《尤利西斯》之后，小说家们（用各种语言写作的作家们）发现他们从乔伊斯及他的作品中获取了前所未有的探索思维、感受、冲动和行动的方法。同时，乔伊斯的突破对小说界以外的文化媒介也影响深远，不论是大众流行文化还是精英文化，乔伊斯的影响力渗透到了今天人们的生活之中。

然而，乔伊斯挑战的条条框框并不只存在于昨日世界：今天大部分小说和电影依旧因循百年之前主导文学世界的某种叙述方式、角色设定和文字风格的规范。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第一次阅读《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依然会成为一次不安的体验。19世纪建立起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已深深根植于人们心中：我们仍旧认为一部“正常”的小说或